

淡淡的一笔

罗文四



淡淡的一筆

罗大冈

淡淡的一笔

罗 大 冈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690×960毫米1/32 印张6 3/8 插页4 字数90000

1987年10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

ISBN7-5306-0065-6/I·63 定价: 2.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集收编了法国文学专家罗大冈同志写于60年代至80年代的22篇散文。其中无论是写景的,无论是寄情的,也无论是怀旧的文章,都寄托了一位老知识分子的一腔爱,一片情。他以自然古朴的笔触讴歌了祖国蓬勃发展的事业,他以清丽恬淡的情调描绘了日新月异的美好生活;他以丰富深厚的内涵,阐发了做人处世的真谛。

这是一本风格独具,个性鲜明、可读性较强的美文集。

目 录

散文与散步 (代序)	1
永远澄碧的天空	15
把窗子开向春天	20
长安的红叶	26
竹林夜雨	29
乌篷船	33
翠竹风骨	41
树上刀痕	45
荒地春秋	50
老石匠的墓碑	62
苦杏树的最后一个春天	72
淡淡的一笔	81
闲适	89
海滨荒冢	94

观日出	102
白帆片片 (外二题)	110
浪花、泡沫、大海 (外二题)	126
最崇高的爱	135
小兵怀念将军	142
值得尊敬的智力劳动者	165
望舒剪影	178
回忆梁宗岱	196

散文与散步(代序)

——关于散文艺术的几点感想

散文与散步

散文妙用，在于一个“散”字。

应用文是赶路，散文是散步。赶路有目的地，有固定的路线。赶路要求通过正确的路线，以最短的时间，稳而准地达到目的地。散步不一定需要目的地，随兴所至，走到哪里就是哪里，也不一定要固定的路线，一路行来，傍花随柳，东张西望，路愈曲折愈富于情趣，不必顾虑到达目的地需要多长时间。

赶路和散步的精神状态有很大的区别。在这方面，我个人有深刻体会。

我是心脏病患者，每逢心情紧张，就引起心绞痛。因此走路必须十分小心，迈步极慢，精神放松，稍感心脏不适，必须立即站住，就地休息

三、五分钟。可是，说来也怪，我在漫无目的，随兴所至，散步消遣时，即使步子稍快，也不至引起心脏不适之感。这是由于精神自然放松，心情闲散的缘故。如果是赶路，情况就不同。赶路不但有目的地，而且必然有任务有待完成，有一件事要办（包括就医诊病），有一个人要会面，如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发生了时间问题，必须按时到达，以免误事。于是，即使念念不忘要走得慢，不要紧张，也不济事，心脏照样开始不适，如果再不理睬它，它就开始痉挛。可见散步的“散”字，首先是指精神放松，心情旷达，态度自然。

散文以富于情趣为上品，如果作者心情紧张，态度僵硬，如何能写出富于情趣的艺术性的散文？

上文说过散文的特色在于一个“散”字。诚然，散文在内容与形式方面都可以不拘一格，随心所欲，爱写什么就写什么，爱怎样写就怎样写；散文与八股文的区别，正在于此。天下可以有慷慨激昂，或者凄怆悲凉的散文；可以有风流艳丽，或者潇洒飘逸的散文。可是这类有强烈倾向性的散文，往往表现作者的某种要求，希望他的文章

在读者身上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实际效果，所以名为散文，实际上也是一种应用文。当然，这类文章中也有杰出的作品。

人各有所好，我爱好的散文不属于慷慨激昂一类，也不属于缠绵悱恻一类；我喜欢平淡无奇，然而有深刻内涵的文章；我歌颂不为人所注意和重视的平凡的人和事物，因为在平凡的外表下往往蕴藏着不平凡的品质。不过我决不认为自己偏爱的散文是超绝古今，至高无上的，更不认为自己不特别欣赏的散文都没有分量，没有价值。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大文豪伏尔泰一贯反对宗教方面的不宽容主义(intolerance)，竭力揭发和谴责宗教信仰不同的派别互相排斥，互相残害。这是十分正确的。可是据我所知，伏尔泰没有说过一句反对文学艺术方面的不宽容态度的话。这是他的缺点。我决不蹈他的覆辙。

唐代有一位大诗人宣称：“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可谓潇洒绝伦。我衷心赞美才华出众的诗人与作家，和他们光辉夺目的杰作。但是由于性格的关系，我更欣赏质朴自然，恳切诚挚的散文，表达实实在在的见闻与感受。我想写散文最好和知心朋友写信一样，推心置腹，无

所不谈；然而也有所不谈：违心之论不谈，自炫自誉，自高自大的话不谈。一个谦卑的人肯定比一个傲慢的人能够更多地，更深刻地看到和感觉到世界上真正美好的事物。不然，将永远没有人能写出几篇朴实无华，恳切动人的好散文。总之，要象罗曼·罗兰所说，对于文人艺术家，最起码的要求是敢于做一个真诚的人。

我说写散文不一定需要什么目的，意思是说散文近乎闲谈，不一定要解决什么具体问题。还应补充一句，尤其不应当为了个人的目的而写散文，比方说希望得到什么荣誉。怀着这样的动机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世上有不少优秀的作家，优秀的作品，没有受到重视，似乎不能登“大雅之堂”。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心地纯良，意向高洁的读者是会欣赏，甚至专门欣赏这些作家和作品的。艺术作品的真正价值不能以评论市场的市价来衡量。所谓“大雅之堂”，其实往往是一些附庸风雅的势利之人的俱乐部。如果为了争取进入这样的俱乐部而写散文，趁早别写，因为肯定写不出象样的东西。

散文是文苑中的幽兰，只能用清水灌溉，不能用适合于牡丹花之类的强烈浓重的肥料来培

植。世上写文章的人多得很，但不是人人手中都有一支“彩笔”，也没有这样的必要。必要的倒是在你准备执笔时，先用清水和肥皂把手好好洗一洗，洗尽指头上的俗尘油垢，然后再提起笔来写。这样，也许你的文章可以洗净你自己心灵上的俗尘油垢，即使不敢希望对一般读者都起这样的作用。

以上只是我在散步时想到的一些浅见，所以没有多大价值，更不用说登“大雅之堂”。

案头清供与微言大义

古人有言：“文以载道”。我看散文也不能例外。问题只在于载道的手段与方式可以不同。

谁也没有说过，散文可以离经叛道。也不能认为散文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产物。然而散文确实也是一种案头清供，可以供人观赏，从中获得艺术的享受，精神的乐趣。正如观赏植物一样，也许可以说散文是一种观赏文。

散文又称为小品文。小巧玲珑是散文的本色。但是不能理解为散文只是供人玩赏的小摆设。散文是艺术品，这点也是肯定的。和一切有价值的

艺术品一样，散文应当有严肃的内涵，决不是专供胖得发愁的老爷太太们无聊消遣的小玩意儿。

“文以载道”的“道”字应当是指真理，事物的客观真理，而不是道学先生的“道”。散文在平易近人，富于风趣的外表下，包含着严肃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真理。散文艺术的目的在于用潜移默化的手段，引人入胜，使人认识真理，信服真理。散文，和一切艺术作品一样，必须无条件地为真理服务。美是服从真理的，只有建立在真理基础上的美，才是健康的美。

一般地说，散文以抒情为主，但也可以说理，可以叙事。可是散文与理论文及叙事文均有区别。散文说理，必须寓理于情趣之中。散文叙事，必须有特殊的韵味，娓娓动听，使人如嚼橄榄，愈嚼愈清香甘美，回味无穷。

说理也好，叙事也好，抒情也好，即使三者兼而有之，融为一体，亦无不可，这是符合“散”字的精神的，问题不在于体例，而在于必须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另一方面，散文与诗歌也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散文诗又当别论。散文具有文的外形，却潜藏着诗的旋律。这种内在的旋律是散文的灵

魂，散文的魅力，散文吸引读者、陶醉读者的诀窍主要在此。

日月星辰，山川风物，花鸟虫鱼，以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心有灵机的作家，信手拈来，皆成妙文。仰望寰宇，俯察万类，何处没有节奏？何处没有旋律？何处没有文章？

散文虽然长短不拘，但毕竟以短为佳。刘禹锡的《陋室铭》只用了八十一个字。白居易的《荔枝图序》和周敦颐的《爱莲说》，每篇只有一百十几个字，然而字字铿锵，扣人心弦，令人难忘。

散文是案头清供，可以使人获得观赏之乐，同时也是微言大义的一种方式，宣扬真理的有力武器。供人观赏，散文宜于小巧玲珑。作为思想武器，散文可以显出短小精悍，出奇制胜的优点。

闲散与灵感

世人总以为愈忙愈好。闲，是坏事。

今有人焉，整天忙忙碌碌，几乎连喘气的空闲都没有，此人一定被大家认为了不起的人物，

必将完成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而“闲”则在人们语言中常有贬意，例如“有闲阶级”，“游手好闲”，等等。殊不知忙与闲对于人的有效劳动，对于完成一件艰巨的工作，同样是必要的。

当然，这里所谓“闲”，不是指“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闲”，而是指忙闲结合，互相调剂的“闲”。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劳逸结合”。不过本文准备阐明的意义，远远不止劳逸结合，远远不止在劳动之余必须适当休息，借以消除疲劳，更好地继续劳动。这里所谓闲散，是指创造性的心智活动能够自由飞跃所必需的一种条件。

人们常有这样的体会：紧张的劳动，无论体力或脑力劳动，由于集中全部注意力追求一个固定的目标，力求完成一个固定的计划，一种单调的压力使神经的反应趋向于机械动作的麻木或半麻木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心智没有产生创造性的灵机一动的可能，眼光只能看到手上的工作，不能比鼻子看得更远些。也就是所谓：“只顾赶车，不顾抬头看路”，既不能前瞻，也不能后顾，更不用说看到新事物，新路线。

有才华的诗人和作家往往体会到，他们的创作灵感大部分产生于比较闲散的时刻，比如散步，

和人闲谈或在幽静的环境中休息。有些作家在写作时需要不停地吸烟刺激文思，使之活跃。并不是尼古丁有刺激大脑的作用，而是吸烟的动作给埋头写作的人一种忙里偷闲的半闲散感觉，使注意力不至于集中到使神经僵化的程度。

俄裔法籍作家特里奥来（她年轻时曾经是马雅可夫斯基的亲密朋友）写的《马雅可夫斯基小传》提到，这位苏联的未来派大诗人在独自一人或和别人一起散步时，常常自言自语，口中念念有词，那是他在朗诵突然想起的诗句。有时他赶忙掏出小手册，把这些涌现出来的诗句记下，以免遗忘。他的著名的长诗《穿裤子的云》就是这样产生的。他在散步时突然灵机一动，高声念了一句诗：“穿裤子的云……”他立刻觉得这是重要的灵感，他可以从这句诗出发，写一篇重要诗作。于是他左顾右盼，看看身边的朋友们是否已经听到他朗诵这句诗，生怕别人听到，把这句诗偷了去，写在别人作品中，抢先发表。

我国唐代天才诗人李贺也有类似的习惯。传说他每日骑驴在长安闲走，跟着一个书童，提着“锦囊”和纸笔。诗人灵机一动，想到一句好句，立即索取纸笔，把突然涌现在他心中的绝妙好

句，记录在纸片上，投入锦囊。诗人散步还家之后，母亲李老夫人掏出锦囊中的纸片来看，发现写的诗句很多，就心痛地说：“是儿将呕尽心血矣！”（大意）

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人保尔·瓦雷里有言：“第一句诗是上帝的恩赐。”（大意）也就是说：一首诗中的“第一句”，也可以理解为最重要的一句，是从偶然产生的灵感中，自然而然地、神秘地涌现出来的。然后诗人以这一句“天赐”的诗作为中心，发挥为一首完整的诗。这种灵感之所以有“天赐”之称，固然由于它的偶然性，也说明它不是诗人苦思力索可以立即得到，而是在诗人精神比较松散，自由自在的时刻，出其不意地出现的。

诗人的灵感如此，画家、雕塑家、音乐家是否也有类似的“天赐”灵感？想必也是有的。至于散文家，基本上和诗人一样，往往在闲散中获得最精彩的灵感，从而写出绝妙的散文。古今比较高明的散文往往是闲散的果实。可以说，散文者，闲散之文也。不过必须声明，这里所谓闲散是积极的、创造性的闲散。

文艺创作的灵感之产生，一般都有两个因素

在起作用：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必然因素是内因，也是远因。偶然因素绝大多数是外因，也就是眼前的近因。一个诗人或作家在散步或闲谈时，偶然由于一句话，一个现象，或者一个浮想的启发，或者触发，想起一首诗，一篇文章，或一部作品的关键性的内容、情节，或者是一个非常适当，非常巧妙的标题，等等。从表面上看，这种灵感是神秘的光芒，是从阴暗角落中突然闪现的，总之是从天而降的。实际上是所谓“伏习神通”，埋头学习了很长时期，忽然有一天豁然贯通了。作家对某一个问題已经进行了长时期的考虑、思索、钻研，不过一时达不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只好先放在一边，不去想它。这种长期的思考与钻研，就是灵感的孕育过程，是灵感之所以产生的必然因素，内因和远因。过了一个时期，作家把这件事几乎忘却了（实际上存放内心深处，没有忘却）。忽然有一天，由于一个偶然机会，由于一个外因的触动，作家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他求索已久的某一问題最恰当的解决方法。这就是外因（即近因）在起作用。倘若没有闲散的精神状态，灵感的涌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把这种闲散叫做创造性的闲散，也是极难得